

中外文学名著速览丛书

THE SURVEY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外国文学 名著速览

(第2卷)

快速学习和了解外国文学的理想读本

法国

总主编 高文柱 周卫滨

本册主编 方位津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早有准备的列那将杀死兔子兰姆的罪行推到可怜的倍令身上，重新得到了狮王的宠信。他声称要到罗马去进香忏悔，借狮王的手报复了布伦和伊桑格兰。他外出了很久，他的老婆海梅林听信了列那死在外地的传言，准备和一只叫彭赛的青年狐狸结婚。刚回家乡的列那装成卖唱的潜入马贝渡，用他惯用的诡计把彭赛送到了猎人手中，重获自己的权利。在进宫朝见狮王之前，列那借助锄地的农民结束了狗熊布伦的性命，又和农民的老婆斗智，直到占了上风才罢休。

一天列那看见狮王在林间打盹，就捡起樵夫的绳子将他捆在树上，在狮王醒来哀叫求救时，他咬断绳子，成了狮王的救命恩人，轻易地恢复了原来的职位。狮王由于受了惊吓生了一场大病，群臣无策时列那跑遍田野寻找特效草药，配制了特殊的药剂。这药必须同时用狼皮裹住狮王的身体发汗才能有用，于是眨眼间伊桑格兰变成了一丝不挂的血身子，又惭愧又气愤地离开了王宫。狮王用过药后很快康复，他又一次把列那叫做救命恩人，尽管不情愿，他还是答应了列那告老还乡的请求。

列那又回到了马贝渡独自为王，过着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活，一直到死。



精彩片段

列那狐和格令巴猪谈处世之道

于是他离了家，与格令巴猪一同向宫廷走去，一路上，列那狐说道：“外甥，我又做了许多狡事。我现在告诉你这一切：我使熊受了大创，把他的皮割了一块下来，做了一个背囊；还叫狼和他的妻都失了一对靴；我用大谎话哄骗国王，告诉他说，狼和熊要反叛，想谋杀他——因此，我使国王大大地恨怒他们，实则这是冤枉的；我还告诉国王说，有一大笔财宝埋在克里铿辟，可以使他大富，实则这也是谎话；我叫倍令羊和兰姆兔和我同走，我杀了兰姆，把他的头颅给倍令带与国王；我抓住大兔的头，几乎杀死了他，亏得他拼死逃去了；乌鸦控告的事也是真的，我把他的妻夏比全个吞吃进去。还有一件事，我上次忘了对你说，我曾和狼同走，看见一只红马，带了一只黑色的小驹，只有四个月大小，又好又肥。伊桑格兰饿得快死了，恳求我到马那里，问她这个小驹卖不卖。我奔到马身边，问她这事。她说要有现钱才卖。我问她要卖多少钱。她说道：‘价钱写在我的后足上。如果你认得字，能够看得出，你便来看吧。’于是我猜出她的心思了，我说道：‘好的。’于是奔到伊桑格兰那里，说道：‘叔叔，你要买这只小驹，她说价钱已写在她的足上。她要我去看，但我不认得一个字，我很自悔，因为我没有上过学校。叔叔，你要吃这小驹么？如果你认得字，便可以去买了。’‘侄儿，我很能够做这事。我懂得法文、拉丁文、英文及荷兰文。我到过渥斯福的学校。我要到她那里，看看这小驹的价钱。’他叫我等候他，他奔到马那里，问她是否要卖这小驹。她道：‘价钱已写在我足上。’他说：‘让我看看。’她说：‘好的。’举起她的足，正正踢在他的头上，马蹄是新换的，还钉有六只尖钉，他被踢，倒在地上，好像已死去。马领了小驹自去，

《熙德》

法国 高乃依 戏剧



作者扫描

彼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创始人。他创作的悲剧轰动了巴黎，震惊了朝野，观众为之激动若狂，把他誉为“伟大的高乃依”。他常常被称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开拓者和创始人。高乃依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兰西封建王朝的“黄金时期”，国家由乱而治，并逐渐呈现出繁荣强大的盛世景况。1624年，红衣主教黎希留出任首相，实行专制政权，采取强硬手段管理国家，并于1641年创建了法兰西学院，这个机构审查任何作家的作品。黎希留及其后继者在位期间，法兰西王国持续发展，统一而强盛，到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时期，法兰西王国对内高度集权，对外大拓疆土，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高乃依出生于诺曼底省鲁昂城的一个长袍贵族家庭，父亲是法官，任鲁昂森林水泽特别管理。高乃依在耶稣会主办的中学度过了六年时光，深受天主教的影响，为他后来的作品涂上了一层宗教的底色。中学毕业后，他攻读法律，获得了学士学位，又在各法院见习了四年。当时的鲁昂是法国戏剧出版和演出的中心，高乃依在环境的熏陶下，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见习的第二年，他的第一个喜剧《梅丽特》问世，这是根据作者本人中学时代初恋失意的切身经验改编的。此剧被搬上巴黎的舞台，获得了成功。外省青年在巴黎崭露头角，使高乃依坚定了献身戏剧事业的信心。此后，他的父亲为他买下了鲁昂王家水泽森林事务律师和法国海军部驻鲁昂律师这两个职位，使他过上了悠闲舒适的生活，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他接连写出了七部作品，但视野都局限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喜剧题材仅仅囿于爱情的范围，人物则带有纯理性的特征，成就不高。可是这些作品已经引起了当权的红衣主教黎希留的注意，被吸收进他的五人创作班子写喜剧。黎希留提供给高乃依的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职位——一千五百里弗尔的优厚年金、涉足上流社会的机会、王家的扶植、近在咫尺的舞台。高乃依怀着庆幸的心情，参加了按黎希留的意图所进行的两个剧本的写作。然而由于他那不羁的性格，不久就与黎希留发生冲突，退出了写作班子，开始了他真正的戏剧创作生涯。他在悲剧方面的首次尝试是运用神话题材写成的《美狄亚》，失败后，他转向历史题材。1636年，他的悲剧《熙德》上演，轰动了巴黎，被认为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奠基之作。

娜许给了为他家报仇的阿西乐的儿子庇吕斯。战争结束后爱尔米奥娜来到庇吕斯统治的爱比尔国，可是当庇吕斯见到他的特洛伊女俘——战死的赫克托耳的妻子昂朵马格以后，就为她的姿色所倾倒，他一再推迟与爱尔米奥娜的婚期，却在自己的王宫里安置下昂朵马格与她的儿子阿斯佳纳。庇吕斯的爱情引起希腊人强烈的不满与怨恨，他们指责庇吕斯忘记了自己的血统与诺言，在他的宫廷里居然养育着希腊敌人的后代。他们认为这孩子活着会引起巨大的后患与危险。于是希腊王公们召开会议，一致决定要从庇吕斯手里夺走阿斯佳纳，奥莱斯特就充任了希腊国的使臣。

奥莱斯特来到爱比尔国是为了爱情，他过去一直追求爱尔米奥娜，可爱尔米奥娜总不理睬他的殷勤，却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奥莱斯特觉得自己受了耻辱，他发誓再也不去看爱尔米奥娜。当他听说庇吕斯正把王冠和爱心转移到别人身上，他的爱情火花又燃烧起来，使他不惧怕任何艰险，自告奋勇地做了希腊的使臣。他表面上是为了赫克托耳的儿子阿斯佳纳，而内心里是要获得爱尔米奥娜。他决心要感动爱尔米奥娜，把她带走，不然就死在她的面前。奥莱斯特要求庇吕斯满足全希腊的愿望，除掉赫克托耳的儿子。庇吕斯拒绝了奥莱斯特的要求：“我认为希腊人是过于惊忧了，谁相信一个民族在多少次胜利之后，竟然去图谋一个小孩子的生命？再说，在特洛伊烟火冲天的城下，满身染血的战胜者分配胜利品时，命运——大家都遵从它的判断的命运，使昂朵马格同她的儿子落在我的手里，难道不是只有我才有支配他们？”庇吕斯的话没有半点儿余地，他吩咐奥莱斯特去见爱尔米奥娜，然后就可以回希腊复命了。

奥莱斯特走后，昂朵马格来到王宫，请求庇吕斯允许她看望儿子。庇吕斯告诉昂朵马格：“即使他们穿洋过海，用千万只兵船来要你的儿子，即使血流成河，或者我的宫室化为灰烬，我也毫不犹豫地用我的生命去保卫他的性命。我为你打仗，你能不能接受一个崇拜你的心呢？”昂朵马格回答庇吕斯：“陛下，你要使一个这样壮丽这样侠义的行为，被人当作是一个恋爱之心的冲动吗？我是俘虏，我对自己都生厌，你真能希望昂朵马格爱你吗？”庇吕斯不满这样的回答：“夫人，你只需告诉我一声有希望，我就把你的儿子还给你，我就代做他的父亲，并亲自教他替特洛伊复仇，在比希腊人攻取它更短的时间内，重造它的城郭来保你儿子登基！”昂朵马格并没有为庇吕斯的宏图打动，她只求庇吕斯将他们母子放逐，她劝告庇吕斯不要向她提出要求，“还是回到爱尔米奥娜那里去吧”。

爱尔米奥娜对于奥莱斯特的来访感到难堪。她知道假如庇吕斯坚持拖延婚期，假如庇吕斯不同意处死特洛伊人，她的父亲和全体希腊人就要命令她回去。奥莱斯特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到爱尔米奥娜的面前，他告诉爱尔米奥娜，他曾不断地发誓永不再来见她，但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在违背自己的誓言。他在痛苦中寻求解脱，如果爱尔米奥娜再一次表示她向来所表示的拒绝，那么他只有去死。爱尔米奥娜对奥莱斯特说她是遵从父亲的命令来到爱比尔，除非是父亲或是庇吕斯解除了她的义务，她才能离开。爱尔米奥娜要求奥莱斯特去找庇吕斯：“你去叫他在特洛伊女人与我之间做一抉择，或者是把那个孩子交给你，或者是叫我走。假如他同意我走，我就跟你回去。”奥莱斯特庆幸自己有这

肯狠下心来，总寄希望于他们迷途知返。于是在小小的警告之后他还是送给奥尔恭一个颇显突兀的“大团圆”结局。剧中其他人物的性格也个个出彩。白尔奈耳太太的老眼昏花、固执刻薄；欧米尔的聪慧贤淑、大家风范；女仆桃丽娜的勇敢机智更是作者着力张扬的，身为下层人物的代表，她在跟所有反面人物的交锋中充分表现出智慧和深度。她最先看出答丢夫对女主人的不良居心：“只要夫人她一开口，不管说什么，他都笑脸相迎，他心里头就许对她很有意思……”一针见血地提醒糊涂的奥尔恭：“谁把女儿嫁给一个她所恨的男人，谁就对上天负责女儿所犯的过失。”与之相比，富家公子达米斯显得急躁鲁莽，小姐玛丽娅娜则懦弱无能。而同为“醒世”的人物，桃丽娜的嬉笑怒骂比克雷央特的长篇说教来得有力多了。

在艺术手法上，《伪君子》借助了“闹剧”的形式。奥尔恭藏在桌子底下的一幕是最有趣味的。不是真信徒的答丢夫毕竟缺乏克制功夫，欲火难耐中淫荡的嘴脸逐渐显形。他的表白愈露骨，愈令人发笑，因为观众知道这都被窝在桌下的奥尔恭听到了。妻子强颜周旋，恶徒淫欲荡漾，这一切让悉晓真相的观众看起来正是一出闹剧。

从1664年到1669年的五年禁演使莫里哀有机会对《伪君子》精雕细琢，他在序中告诉我们：“……用一切方法和全部小心，把伪君子这种人物和真正的信士区别开来。我为了这样做，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疑；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他的面目；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画一个恶人的性格，同时我把真正品德高尚的人放在他的对面，也衬托出品德高尚的人的性格。”答丢夫最终被打造成一个不朽的形象永远刻在了文学史上。



阅读思考

1. “答丢夫”这一形象自问世以来，早已超越文学走进生活，成为了“伪君子”的代名词。请联系自己的阅历和中外历史，回想具有“伪君子”性格的人和事。

2. 在剧中并未正面出场的国王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结合时代背景，思考剧本颇显突兀的光亮结尾体现了什么倾向？

觉，心想事已如此，也不必再遮遮掩掩，反倒坦然起来。雅克师傅在一旁还以为自己的瞎编胡诌真给蒙对了。阿巴贡不能原谅这样的大罪，“要知道那是我的血、我的脏腑，死鬼，你可知道？”他冲法赖尔大喊道。“先生，是你的血。可我没玷辱她，我是个有身份的人。”法赖尔答道。他指的是艾莉丝，而阿巴贡指的是那一匣子钱。阿巴贡的钱匣子还是没有下落。而知道了女儿已和法赖尔私订婚约，这更使他怒上加怒，他开始狠狠地诅咒他们：“愿四堵厚墙是你的下场。绞刑架是你的结局！”他决定重重地处罚这一对。事情弄得一团糟。

这时，高贵而有学识的昂赛耳默爵爷来参加订婚仪式，见此情景他才知道艾莉丝另有所爱，他不想逼她。出于关心，他仔细地听着法赖尔的争辩，当听到他说：“我决不会要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以整个的那波利给我的家世作证。”昂赛耳默爵爷一惊，他让法赖尔把自己的家世再说一遍，发现原来法赖尔就是他在一次海难中失散的儿子。这时站在一旁的玛丽雅娜也想起了那次海难，原来眼前的昂塞耳默和法赖尔就是她那失散了多少年的父亲和哥哥，没想到他们一家今天竟在这里重逢了。阿巴贡一看法赖尔原来是这么一位有钱有身份的爵爷的儿子，就转向昂塞耳默爵爷，一口咬定法赖尔偷了他一万艾居，要法院责成爵爷来赔他。虽然雅克师傅这时否认自己说的“是法赖尔偷钱”这样的话，阿巴贡以警务员刚才记下的口供为凭，一定要赔。

这时克莱昂特来了。他以告知钱匣子的下落为条件要父亲答应让他和玛丽雅娜结婚，因为玛丽雅娜的母亲已同意让女儿自己选择意中人。玛丽雅娜这会儿告诉他：方才上天把她的父亲和哥哥都还给了她，克莱昂特还需取得她父亲的同意才是。昂塞耳默爵爷当然是同意这两门亲事的。可阿巴贡非要见到他的钱匣子，克莱昂特答应回头就还给他。吝啬的阿巴贡又声明自己没钱给儿女结婚，刚才诉讼的开销也一律由爵爷出，爵爷当即都答应了。“你要给我做件礼服，我穿了参加婚礼。”阿巴贡说着，跑着去看他的钱匣子了。



精彩片段

◆西蒙老板（指着克莱昂特）我对您说起的一万五千法郎，就是这位先生想跟您借。

阿巴贡 怎么，死鬼？不务正业，走短命路的，原来是你啊？

克莱昂特 怎么，爸爸？伤天害理，干欺心事的，原来是您啊？

阿巴贡 死活不管，胡乱借钱的，原来是你啊？

克莱昂特 放印子钱，非法致富的，原来是您啊？

阿巴贡 你干这种事，还敢见我？

克莱昂特 您干这种事，还敢见人？

阿巴贡 你倒说，你这样胡作非为，拿钱乱花，把父母流血流汗为你攒下的家业败光了，害不害臊？

克莱昂特 您做这种生意，辱没您的身分，一个钱又一个钱往里抠，没有知足的一

雅各收留了邦葛罗斯。两个月后，他们去里斯本做生意，因地震而起的飓风来时，雅各为救一个不义的水手，掉下海里淹死了。邦葛罗斯说，是为了要淹死雅各，海上才有这个里斯本港的。

他们进了城，为了防止再地震，当地博学的人决定烧几个活人为祭。可怜的邦葛罗斯被抓起来吊死了，侥幸逃脱的老实人心想：“最好的世界尚且如此，别的世界还了得吗？”这时，一个老婆子叫住他，带他见到了已成犹太人和大法官共同的妻子的居内贡，她说她没死，并诉说了她的不幸。“邦葛罗斯从前和我说的十全十美，现在想来，竟是残酷的骗人话。”这时，犹太人和大法官先后来了，危急中，老实人一下刺死了两个人，然后他们逃跑到了莫雷那山中的一家小店。一个方济会的神甫偷光了居内贡的家私，老实人只好卖马，入了远征耶稣会士的舰队。“大概那儿是十全十美的。”老实人想。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遣走了老实人，然后留下居内贡，宣布明天就和她成婚。这时里斯本的追兵来了，老实人只得听从仆人加刚善的劝说，暂时扔下居内贡，参加了原本是要去攻打耶稣会。岂料那里的司令却是原以为已经被保加利亚兵杀死了的男爵——居内贡小姐的哥哥。他们喜相逢，发誓要救出小姐，但当老实人说到娶小姐时，男爵大怒：“我妹妹是七十二代贵族之后，你竟敢娶她，好大胆！”说着拿剑背在老实人脸上狠抽了一下，老实人马上拔剑插进了他的肚子。他死了！老实人回过神大哭起来，事已至此，只得乔装混出了关塞。在一片草原上，老实人好心做了坏事，打死了两只在两个姑娘屁股后紧追不舍的猴子——那是她们的情人，而被当地的大耳人捆绑起来，要被煮着吃，亏得加刚善用当地土话说通了他们，说老实人和他是耶稣会士的敌人，这才免于—死。

老实人不能回欧洲，他们决定到开颜去。经过许多艰苦，顺流而下，他们到达了一个地方，叫黄金国。这里的人把宝石黄金说成一无所用的石子；人人敬爱上帝，但一无所求；京城里没有法庭监狱。这实在使人惊叹，但老实人还是舍不得居内贡小姐，一个月后，他们用羊驮着所谓的“石子、泥巴”离境了。刚靠近荷兰的一个市镇，老实人就看见一个被劳作致残的、被厂主范登先生撵走的黑人躺在地上，“噢，邦葛罗斯！我再也不信你的乐天主义了！”他说。到了港口，加刚善先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居内贡小姐，因为总督不认识他。之后，老实人的两头羊驮的财宝都被船主范登骗跑了。老实人万念俱灰，使用剩下的钱征召了一个诚实君子玛丁做伴，航行驶往波尔多。忽然，两只船打起来，一条船被击沉后，老实人看见了他的一头羊，原来沉的正是范登的船。老实人又得到了他一头羊的财富，“真是天理昭彰”。“可是船上那一百多乘客，难道也该死吗？”玛丁反问道。

上了法国海岸后，老实人结识了一班上流人士，一头羊的财宝使他显得很富裕。班里戈登神甫把他介绍给了某一侯爵夫人，在又演出了一场捡手帕的动情故事后，老实人手上的两颗大钻石戒指就过渡到了侯爵夫人手上。利用老实人愧对居内贡小姐的痛苦心理，神甫还设计诈骗了老实人好几颗钻石。“这是什么世道呀！”老实人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直奔威尼斯。到了威尼斯很久之后的一晚，老实人和玛丁终于碰见了加刚善，他

地，处处看到的是封建专制的腐败统治和天主教会的罪恶。他历尽了苦难。到里斯本时，遇到大地震。为防止全城毁灭，教会与大学博士相勾结，认为只有“在庄严的仪式中用火活活烧死几个人，才是阻止地震的万试万灵的秘方”。为此，教会抓了五个人。其中一人的罪名是娶了自己的教母；另外两个葡萄牙人是“吃鸡的时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在场的邦葛罗斯和老实人似乎赞同他们的吃法，于是，他俩也被一块儿送上宗教火刑场。结果三人被烧死，邦葛罗斯和老实人却奇迹般地脱险。他的情人居内贡小姐也很不幸，在战乱中全家被杀，她沦为一个相貌奇丑的洗衣妇。社会的愚昧和暴虐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伏尔泰曾说，那些议论世界和谐的乐观主义哲学家就像玩弄自己镣铐的流刑犯。然而事实上，世界却更像屠宰场。老实人吃过种种苦头之后，终于认识到，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就是吃苦的时候一口咬定百事顺利”，他终于抛弃了它。老实人觉得世界也不像悲观主义者玛丁描写得那么悲观。令人满意的世界究竟在哪里？他曾到过的黄金国是伏尔泰作为启蒙思想家所设计的理性王国的美丽蓝图。

在这个黄金国里，上有贤明的国君，下有幸福的人民，在这里，人人过着自由平等、愉快而又富足的生活。这里的人既不认识黄金的价值，也不受黄金的奴役。国内遍地都是黄金、碧玉和宝石。这里没有剥削、奴役和压迫，更无法院和牢狱。这里没有繁琐的宗教仪式，居民只知从早到晚感谢上帝。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科学文化极为发达，处处都是雄伟的建筑，家家传出悠扬悦耳的音乐，科学馆更是富丽堂皇。在这普遍幸福、科学发达的理想王国里，有皇帝却不需要法院与监狱；有上帝却废除了宗教仪式；有科学与文化，却不受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支配与奴役。这幅图景是自相矛盾的，这只能是一幅幻想图。怎样消除现实中的苦难？老实人继续探索，终于遇到一位土耳其修士。他的一家过着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式的田园生活。老实人从他那里找到答案：“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不幸：烦恼、纵欲和饥寒。”老实人得到一个宝贵的启示：“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是全书带有哲理性的结论，这句名言，构成了伏尔泰全部思想的真谛。它比开明君主制的幻想前进了一步，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首倡者，他的小说全部纳入其哲学体系，以宣传启蒙思想为宗旨。所以，作者并不着力于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和生活环境的描绘，而是通过揭露讽刺现实来表达某种深刻哲理。高度的讽刺艺术是这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作者善于选取现实中的典型事例，加以荒诞夸张的描写，暴露其丑恶本质，然后畅快淋漓地挖苦嘲讽，让读者在笑声中否定它。比如作者在无情地嘲笑贵族阶级的荒淫时，非常典型的一段是关于邦葛罗斯脏病的渊源：他从侍女那里染上了这个病，侍女的病，“是一个方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短短一段话就把贵族、教士冠冕堂皇的假面目撕去，把他们的荒淫无耻揭露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作者不但善于运用机敏的言辞、寓意深刻的讽喻和貌似轻松的嬉笑来达到嘲讽的目的，还长于通过漫画式的夸张，使读者于笑声中得到启迪。难怪有人说，伏尔泰的笑是“挖苦的笑，无情的笑，毁灭性的笑”，的确如此，在启蒙运动中，它是刺向敌人的最具破坏性的武器。

◆所以，如果说感人之恩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如果你不因你的错误而毁灭了这种情感的影响，那么，当你的学生一看出你对他的爱护照料的价值的時候，只要你自己不说有多大的价值，他是会感觉到它有多大的价值的，从而使你在他的心中享有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威信。但是，在你还没有牢牢地取得这种威信以前，万万不要向他自我吹嘘，因为这样做的话，反而使你得不到这种威信。夸你做了这样那样的事，等于是叫他不能容忍你所做的那些事；你不谈它们，反而使他能够记得它们。一直到能够把他作为成人看待以前，根本不能把问题说成是他依靠你，而应当说成是他依靠他自己。要使他乖乖地听你的话，你就要让他完全享受他的自由；你悄悄地躲开，使得他来寻找你；你采取始终只谈他的利益的办法，就可以在他的心灵中培养一种高贵的感人之恩的情操。在他还不能够理解以前，我不希望你告诉他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如果你这样告诉他的话，他只能理解为你依附于他，只能把你当作他的仆人。现在，他已经开始懂得什么叫爱了，也懂得亲密的关系可以使一个人同他所爱的人结合在一起了；因此，他将把你毫无间断地为他工作的那种热诚不再理解为奴隶的依附，而要理解为朋友的爱护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经过深刻认识的友谊的声音对人的良心更有重大的影响了，因为这种声音所表达的没有一样不是我们的利益。我们有时候也许认为某一个朋友的做法错了，然而我们不会认为他存心欺骗我们。我们有时候也许不采纳他的忠言，但是我们绝不会轻视他的忠言。

（以上摘自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爱弥儿》，李平沅译）



佳句摘抄

★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与我们。

★要有所成就，要成为独立自恃、始终如一的人，就必须言行一致，就必须坚持他应该采取的主张，毅然决然地坚持这个主张，并且一贯地实行这个主张。

★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人啊！为人要仁慈，这是你们的头一个天职：对任何身分、任何年龄的人，只要他不异于人类，你们对他都要仁慈。

★一切动物都只有保存它自己所必需的能力，唯有人的能力才有多余的。可是，正因为他有多余的能力，才使他遭遇了种种不幸，这岂不是一件怪事？

★远虑！使我们不停地做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使我们常常向往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远虑正是我们种种痛苦的真正根源。像人这样短暂的一生，竟时刻向往如此渺茫的未来，而轻视可靠的现在，简直是发了疯！

哥埃士曼的影子，博马舍曾经想把这个人物的名字改为哥埃士曼，只是担心剧本因此遭到禁演，才没有采用。

剧本的主要成就还在于塑造了费加罗这个有深刻含义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第三等级人物。他从事过很多职业，当过伯爵的仆人，写过剧本和流行小调，是一个末流文人。他还做过江湖郎中和理发师，是一个受压迫、为挣一口饭吃而到处奔波的平民，带着若干流浪汉的特点。他聪明、机智、诙谐乐观，集中了法国喜剧和小说中来自社会底层的仆人形象的特点，是司卡班、吉尔·布拉斯这一类仆人形象的发展。这个人物对封建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并在他社会身份所允许的范围内，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机智的嘲讽。他不仅像司卡班那样嘲笑一般的世态，而且讽刺封建社会中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当伯爵为了求费加罗帮他与罗丝娜会面不得不放下臭架子对他甜言蜜语时，他就趁机嘲讽说：“您用得着我，就把我们两人的距离缩短了。”他对这班贵族老爷损害与侮辱下层平民感到深恶痛绝，他用巧妙的反讽揭露说：“我相信大人不来伤害我们，就等于对我们施恩了。”他对那样一个社会里平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也有深切的体验，他这样概括他的生活经历说：“我对坏运气早已习惯。我忙于欢笑，怕的是有时被逼得不得不哭。”这几句心酸的话，倾吐出封建社会里平民的压抑感。但是，在费加罗身上，同时有一种为下层人民所特有的顽强和乐观的精神。他以这种精神对付一场生活斗争，“碰上凶恶的人，偏要跟他们斗斗法宝”，如他和伯爵有过这样一番针锋相对的对话：

伯爵 我记得你伺候我的时候，是一个相当坏的家伙。

费加罗 唉，天呀，这是因为你们不许穷人有缺点。

伯爵 你懒惰、荒唐……

费加罗 照你们对仆人要求的品德，您见过多少主人配当仆役的？

在这里，他不仅在维护他个人的人格尊严，而且通过机智的反击表达了主人不及仆人、高贵者不及卑贱者的思想，这一段台词艺术地反应了当时第三等级在道德和精神上对贵族阶级的挑战。

费加罗来自社会下层，但他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所不同，他缺乏他们的纯朴，而是从复杂的经历中沾染了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他具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些特点，他为了赚钱，既可以使用不诚实的手段，也可以受雇于人。当伯爵害怕他泄露自己的秘密时，他这样毫不掩饰地声称：“我绝不像别人不断用名誉和忠诚这类大字眼来保证我自己。我只消说一句话：我自己的切身的利益是很好的保证。”他对金钱相当崇拜，称之为“一切计谋中头等重要的东西”。他的人生态度，一方面是“要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无利可图的地方，至少我要图个快活”。博马舍把自己的某些思想和精神赋予费加罗。博马舍有受封建社会压抑的一方面，也有唯利是图、向上爬的一方面，费加罗的二重性，正反映了博马舍的二重性。

出身于资产阶级环境的少女罗丝娜，在争取达到自己目的的活动中，也已显露出灵活的手段和顽强的精神。她明白自己的要求，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达到她的愿望，她是近代解放妇女的形象体现。伯爵如愿地得到了罗丝娜的爱情，在婚姻上他是胜利了，可是

用自己的地位糟蹋农家妇女，甚至幼女也不能幸免。他维护封建的特权，把可耻的初夜权称为“可爱的权利”，口头声明放弃，实际上要偷偷赎回。他还代表着封建统治的权力机器，是“全省的首席法官”，他纵容收税员非法征收租税，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他公开维护贵族的非法权利，在法庭上宣布文学作品“最好是贵族署名，诗人动笔”。他为了霸占苏珊娜，利用了他掌握的一部分权力机器，对费加罗进行迫害。对这样一个封建权力的化身，作者却有意让他最后败在仆人的手里。通过伯爵的失败，博马舍表现出了旧制度全面崩溃的前夕贵族阶级丑恶虚弱的本质。

费加罗的形象较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博马舍曾经强调指出“费加罗和喜剧中通常出现的仆人不同”，这个人物身上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不承认传统的观念，不承认存在几百年的那种可耻的封建特权，而坚决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和荣誉，表现了平民对贵族老爷自觉的反抗精神。第五幕第三场费加罗有一段著名的独白，他对伯爵的阴谋极为愤慨，讲出了这样一段话：“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这么扬扬得意！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的享受？您只是在走出娘胎的时候，使过些力气，此外，您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我呢？湮没在无声无息的广大人群中，单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施展的学问和手腕，比一百年来统治全部西班牙的还多。而您想跟我来争夺果实。”这是对贵族阶级的特权地位挑战的声音，它无情地撕下了贵族阶级门面上的种种装饰品，对它表示了极度的轻蔑，把这个阶级的特权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它出于一个穿着仆人外衣的第三等级人物之口，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愤怒，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它不甘于“淹没在无声无息的广大人群中”，它要向贵族的统治地位挑战，要与贵族“争夺果实”，它自信在实际能力上高于贵族，决心要取而代之。作者赋予这个故事一种更为深刻的政治含义，他在剧本的最后说：“这部喜剧描写的是懂得生活的善良的人民的的生活。受着压迫，他诅咒，他怒吼，他用种种方式行动起来，所有一切都在歌声中结束。”作者力图写出第三等级人物一曲胜利的凯歌，当然我们不能笼统说这是“善良的人民”的胜利，费加罗也不是全体“受苦人类”的代表。他对贵族的斗争完全是为了“争夺果实”，因此，他的胜利实际上只象征着资产阶级向贵族进行争夺的胜利。拿破仑曾经这样评价说：“《费加罗的婚姻》，就是进入行动的革命。”这个“革命”指的就是用资产阶级统治取代贵族阶级统治的社会变革，作者在剧中所表现的，正是对这一社会变革即将来临的模糊的预感。

《费加罗的婚姻》深深渗透了一种反对派的思想情绪，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指责，在这个意义上，费加罗是博马舍的传声筒。他当着伯爵的面，无情揭露了贵族政治的黑暗：“不管像不像，装个要人，布置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明明苦于应付，却用事情的重要性来夸大铺张。整个政治就是这样的。”他狠狠嘲笑那些贵族大人“本事平常，只要会爬，什么地位都爬得上”。他指责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法律“对大人物宽容，对小人物严厉”，他在法庭上嘲笑司法人员贪污，司法程序“样样都要收费”。他讽刺封建统治下言论不自由：“只要我的写作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不谈歌剧院、不谈

迫害，以令人发指的手段被置于死地。雨果通过对她悲惨命运的描写，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

其次，作品中更为深刻的是，通过对副主教克洛德的刻画所揭示的教会对人性的摧残。小说的主要情节是通过克洛德对爱斯美拉达的追逐和迫害展开的，但是雨果没有把人物简单化，在作者笔下，克洛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不仅有着牧师的阴险虚伪，也有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雨果满怀沉痛之情分析了克洛德人性异化的过程。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被送去做教士，在“弥撒书和辞典中长大”，他学习发奋，生活刻苦，十八岁就成了受人尊敬的博学之士。他本属于那种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人，十九岁父母双亡，他全心全意担负起了抚养襁褓中的小弟弟的责任，他还收养了几乎被市民们烧死的吉卜赛弃儿喀西莫多，这都说明他曾是一个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人。但是，天主教的残酷无情、修道院的灭欲制度以及他在教会阶梯上的步步高升，都逐渐将他所具有的人性异化了，他变得越来越严厉，越来越苛刻，越来越具有僧侣的自私、虚伪和狠毒。小说中，雨果剖析了克洛德身上的双重性格：多年来的宗教禁欲教育，使他不自觉地形成了第一性格——禁欲主义。这种世界观告诉他，爱情是最可怕的异己力量，是凶神。信奉上帝的克洛德当然不肯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交给这个凶神，于是他本能地抑制自己爱的冲动，每次有爱的感受时都要用斋戒、祈祷将爱的情绪扑灭下去。但是克洛德毕竟是正常的人，多年教会的修炼仍不能使他彻底泯灭人性。这种未泯的人性就产生了他的第二重性格——渴望爱情。当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爱斯美拉达出现在他眼前并强烈占据他的心灵时，他才发现自己始终留存着对爱情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力量足以使他冲破一切违背人性的藩篱，哪怕是上帝。克洛德在经受了許多难以想象的痛苦折磨之后，终于向爱情屈服了，他把得到爱斯美拉达的爱看得高于一切，打算抛弃过去认为神圣的东西，抛弃副主教的地位，从天主的圣坛前逃跑，逃到人间去过一种世俗的爱情生活。应该说，这是人性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爱情的胜利，也是克洛德性格中难能可贵的内涵，然而不幸的是，克洛德被宗教毒害得太深太久了。他的悲剧不在于双重性格的并存，也不在于他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冲破教义的束缚，而在于他的灵魂被沉重的禁欲主义压抑得畸形、怪诞，变得丧失了对爱情本体的理解，即丧失了爱的本能。爱情在他那块被腐蚀的心灵土地上，只能结出病态的果实。本是美好的爱的追求，在他那里竟表现为变态的邪恶的占有欲、嫉妒心和迫害狂。他越是渴望得到爱，就越是遭到所爱之人的仇恨和诅咒，他也就越是迅速地将爱变异为恨，直至将爱人置之死地而后快。克洛德是教会统治的化身，他的恶行实施着宗教邪恶势力对广大无辜百姓的迫害；同时他也是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在摧残他人的同时，自己也在人性的丧失中结束了性命。

雨果创作突出的美学贡献就是美丑对照原则。他明确指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巴黎圣母院》是作家依据这一原则精心塑造的艺术标本。其一，环境与人物事件的鲜明对照。雨果以无限深挚的真情描绘了圣母院的崇高与圣洁，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壮丽的背景上，却演出着阴森可怖的悲剧。其二，小说情节内容的两两相比。作品着意安排了两个王朝、两个

人的历史，他曾在滑铁卢战场上盗尸，有个受伤的军官，名叫彭眉胥，被他翻动身体，苏醒了过来，以为是德纳第救了他的命，殊不知自己的钱包和表已被德纳第偷了去。冉阿让花了一千五百法郎从德纳第手里把珂赛特领走了。两人在巴黎郊区的一所老屋住下。冉阿让穿着破旧，却有钱施舍穷人；二房东发现他很有钱，张扬了出去。沙威这时已调到巴黎，他闻风而至。冉阿让非常警惕，发现了沙威的踪影之后，赶紧同珂赛特逃离此地。沙威紧紧追踪，眼看就要追上了，冉阿让施展身手，带着珂赛特翻墙逃入一座修道院，不期然地遇上割风老头。割风正是由冉阿让推荐在这儿当园丁的。割风把冉阿让认作兄弟，介绍他进了修道院，充当自己的助手。珂赛特在修道院里渐渐长大了。冉阿让觉得让珂赛特一直待在修道院里并不好，要让她接触生活。等到割风一死，他便迁出了修道院。他同珂赛特常到卢森堡公园散步，有一个小伙子老是站在远处，看着珂赛特。冉阿让担心意外，出于安全，从此不再上卢森堡公园。这个小伙子名叫马利于斯。他就是滑铁卢战场上那个军官彭眉胥的儿子。马利于斯原来跟着外祖父吉尔诺芒。吉尔诺芒是个顽固的保王党人，始终不认自己的女婿共和党人彭眉胥。彭眉胥在复辟王朝时期生活潦倒，不能同儿子相处，只能偷偷躲在一旁，等马利于斯去望弥撒时瞥见一面，唯有马伯夫本堂神甫见彭眉胥满眼含泪的情景。1827年，马利于斯十七岁，一天晚上，他回家时，见外祖父手里拿着一封信，原来他父亲死了，他赶到维尔依，已见不到父亲的面。彭眉胥一无所有，变卖了家具才能给他下葬。彭眉胥只给儿子留下一张字条，正面写着，由于他作战英勇，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场上封他为男爵；在反面又告诉马利于斯，有个叫德纳第的人救过他的命，要儿子为德纳第尽力。马利于斯本来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他觉得父亲把他交给别人撒手不管，对自己没有什么爱。有一天在教堂里，他遇见了马伯夫。马伯夫知道他的名字后，便告诉他，他的父亲深深爱着他，只是由于政治信仰不同，受到祖父的歧视，他们父子才如此隔膜；彭眉胥为了让儿子继承外祖父的遗产，宁愿作出自我牺牲。马利于斯恍然大悟，他于是到图书馆查阅报刊书籍，了解到他父亲的英雄业绩，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觉得拿破仑有如太阳一般。他自称马利于斯·彭眉胥男爵，并去寻找德纳第，但发现德纳第已破产，不知去向。

彭眉胥的字条偶然被家仆发现了，于是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马利于斯同外祖父展开了一场争论，被外祖父赶出家门。他在外面参加了一个共和党团体，与共和党人来往密切。马利于斯终于找到了珂赛特的住处。珂赛特也爱着马利于斯，两人偷偷相会，倾诉着爱情。马利于斯多年来第一次回家，想说服外祖父同意他和珂赛特结婚。吉尔诺芒原以为他是回来认错的，结果大失所望。问到珂赛特的经济情况时，马利于斯回答他，珂赛特没有什么财产，吉尔诺芒便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说是算作情妇倒还可以。马利于斯感到受了侮辱，愤然离去。

冉阿让发现自己四面受敌，决计离开巴黎，前往英国。一天，他发现了珂赛特写给马利于斯的一张字条；在路上他又正好遇上替马利于斯送信给珂赛特的流浪儿加夫罗希，信到了冉阿让手里，他终于什么都明白了。这一天恰是1832年6月5日，巴黎人民因政府镇压为共和党将军拉马克的出殡而爆发了起义。马利于斯也参加了街垒的战斗。

了。她租了一间小屋子，又以将来的工资作担保，买了些家具；这是她那种轻浮习气的残余。

她不能够对人说她结过婚，因此她避免谈到她的小女儿，这是我们已经约略提到过的。

在起初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她总按时付款给德纳第家。出于她只知道签名，便不得不找一个代写书信的人写信给他们。

她时常寄信，这就引起了旁人的注意。在女车间里，大家开始叽叽喳喳谈论起来了，说芳汀“天天寄信”，说她有一些“怪举动”。

天地间的怪事，莫过于侦察别人的一些和自己绝不相干的事了。“为什么那位先生老去找那个棕发姑娘呢？”——“为什么某先生到了星期四总不把他的钥匙挂在钉子上呢？”——“他为什么总走小街呢？”——“为什么那位太太总在到家以前就下马车呢？”——“她的信笺匣盛满了信笺，为什么还要派人去买一扎呢？”诸如此类的话——世间有许多人为了揭开谜底，尽管和他们绝不相干，却肯花费比做十桩善事还要多的金钱、时光和心血。并且，做那种事情，不取报酬，只图一时快意，为好奇而好奇。他们可以从早到晚，一连几天地尾随这个男人或那个女人，在街角上，胡同里的门洞下面，黑夜里冒着寒气，冒着雨，窥伺几个钟头，买通内线，灌醉马车夫和仆役，收买女佣，串通门房。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毫无目的，纯粹是一种要看见、要知道、要洞悉隐情的欲望。纯粹是由于要卖弄自己消息灵通的心思在发痒。一旦隐情识破，秘密公开，疑团揭穿，跟着就发生许多祸害，决斗、破产、倾家、生路断绝；而其实这些事对他们说来毫无利害关系，纯粹出自本能作用，他们只为“发觉了一切”而感到极大的快乐。多么痛心。

某些人仅仅为了饶舌的需要，就不惜刻薄待人。他们的会话，客厅里的促膝谈心，外客厅里的飞短流长，都好像是那种费柴的壁炉，需要许多燃料；那燃料，便是他们四邻的人。

大家对芳汀注意起来了。

此外，许多妇女还嫉妒她的金发和玉牙。

（以上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悲惨世界》，李丹译）



佳句摘抄

★世间最善良的人也常有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托付给别人的时候。

★在贫苦的生活后面，还有一种一无所有的生活。那好像是两间屋子，第一间是暗的，第二间是黑的。

★人在发愁的时候，吃的也少些。再说，有痛苦，有忧愁，一方面有一点儿面包，一方面有些烦恼，这一切已经足够养活我了。

★在小城里面，一个不幸的妇人，处在众人的嘲笑和好奇心下面，就仿佛是赤裸裸无遮蔽的。在巴黎，至少没有人认识你，彼此不相识，倒好像有了一件蔽体的衣服。

《海上劳工》

法国 雨果 小说

情节梗概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法国西部大西洋中的格尔伦斯岛上，这一年的圣诞节显得很不平凡，那天纷纷扬扬落了很大的雪。圣诞节的清晨，在岛上通往教堂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个女子和一个男人。那男人认出了前面的是代律雪特，当地的一个迷人姑娘。突然，在一个名叫“矮屋”的地方，代律雪特停了下来，弯下腰，用手指头在雪地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再回头嫣然一笑，随即拐向左边的小径消逝了。那男人走近，清晰地看出她刚刚写下的几个字“吉——里——亚——特”，那正是他的名字。他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后来若有所思地走开了。

在岛上，谁也不喜欢吉里亚特，因为他住在一所据说闹鬼的名叫“街头凶宅”的房子里，而且谁也不清楚他的来历，只知道在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一个妇人带着幼小的他来到这里，他们过着孤独的贫苦生活；后来，这个妇人死了，留给他一个褐色的皮箱，里面有一套新娘穿的新衣裳，并附有死者亲笔写的一张—小纸：“当你结婚的时候，这是送给你的妻子的。”母亲的死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本就不喜欢社交的性格现在变得更粗犷更沉郁了。他远离人世，越来越把他的心灵和孤独交织在了一起。

姑娘们都觉得他丑，其实他并不丑，可能还漂亮。在他的侧面像上，可以看出一种古代野蛮人的气概。他的两眼之间有一条骄矜的线纹，表现出男人的勇敢和坚忍。他的嘴角下垂，露出辛苦的象征。他的额头的线条又高贵又爽朗。他的笑声天真动人。海风差不多把他吹成了黑人。他是一个天生的航海家，他有一艘旧式的荷兰单桅帆船，那是他凭自己的勇气和毅力同风浪搏斗后得到的奖励。

代律雪特是老水手勒杰利的侄女。经过数十年流离颠沛的航海生涯，晚年的勒杰利终于有了一笔积蓄，他同一个名叫朗泰伦的人合股从事海上运输，日子过得倒还可以。谁知平地起了风波，原来朗泰伦是个不义之徒。一日，朗泰伦趁人不备，将全部股金掠去。老水手遭到打击后并不灰心，经过十年努力，他又重整旗鼓，把旧船翻修一新，取名“杜兰特号”，委托西尔克吕班为船长，继续在小岛和大陆之间载客运货。随着时光的流逝，老人对被窃一事已渐渐忘却。西尔克吕班却一直记在心上。西尔克吕班得知朗泰伦的下落后，便乘“杜兰特号”启程的前夕，找到了朗泰伦，并用手枪逼朗泰伦交出

于突破了他设置的二道防浪堤，眼看他辛苦劳动的成果就要被摧垮。这时，吉里亚特拼命抓住一根嵌在岩石缝里的大梁，努力扭动岩石，就在精疲力竭的时候，庞大沉重的岩石带着一声巨响坠落到峡谷，海浪终于被挡在了外面，他的船和机器保住了。

大海平静了，这时吉里亚特才想到吃点什么。他爬入一个水下岩洞，刹那间他又遭到章鱼的突然袭击，经过激烈的搏斗，他摆脱了险境。就在章鱼栖身的水下岩洞里，他发现了西尔克吕班的骷髅和勒杰利的钱。

失掉“杜兰特号”已两个半月了，勒杰利陷入绝望。他的生命似乎也随之去了，每天机械地活着。一天，邮差送来朗泰伦从海上寄来的信，他知道了西尔克吕班的真面目，这等于说除了“杜兰特号”的灾祸外，这七万五千法郎也无法追回了。这证明他已经彻底破产。一天半夜，勒杰利从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从正对着他的镜子望出去，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形象，那是一只汽船的烟囱。他大吃一惊，跳到窗前，打开窗子，把身子探出窗外，他清清楚楚地看明白了：“杜兰特号”船的烟囱立在他的面前。吉里亚特运回了触礁的机器！吉里亚特创造了奇迹！

吉里亚特把单桅船留在码头，没有直接回自己的住处，而是来到了他心爱的姑娘的花园外。吉里亚特望着那两扇窗子，抑制不住阵阵颤栗。他想着那个在安睡的却不可接近的人儿，现在如此接近，差不多是在他的欣赏的范围以内，他的魂魄已经飞升到星星的世界里去了，他忽然抬头，果然看见了她。代律雪特走近了，美丽、圣洁的代律雪特在朦胧的夜色里，好像是光辉和芬芳的化身。吉里亚特看呆了，他不敢设想这一切现在是属于他的了，他觉得自己的呼吸快要断绝了。突然，一个声音把他从欢乐里惊醒，一个男人走近了代律雪特，那是新来的埃培尼塞牧师。他向代律雪特倾诉心中的爱情，吉里亚特分明地听到埃培尼塞对代律雪特说“你是我的未婚妻”。吉里亚特的心碎了。勒杰利见到了吉里亚特，他疯狂般地紧紧拥抱着吉里亚特，惊叹他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吉里亚特把被西尔克吕班骗走的七万五千法郎交给勒杰利。老人兴奋地提起吉里亚特娶代律雪特一事。出乎老人的意料，吉里亚特却用轻微然而清楚的话语拒绝了。可倔强的老人坚持一定把代律雪特嫁给他，否则，代律雪特便出家做尼姑。同时，他任命吉里亚特将是新造出的“杜兰特号”船的新船长。

此时，代律雪特十分痛苦，她知道诺言是不能更改的，于是她伤心地去送别即将离去的情人。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吉里亚特牺牲了自己，让两位年轻人立即前去教堂结婚，并当了他们的证婚人。他亲眼看到心爱的人嫁给别人，低垂下了头。

就在代律雪特和新婚的丈夫就要登上客船时，吉里亚特轻轻劝阻住了她。他把母亲留下的箱子送给了她，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她诉说自己的深情，他提起了那个下雪的日子。他最后说：“永别了夫人，祝你一路平安。你该不会责备我和你说了这些话，不是吗？好了，这是最后的一分钟了。”代律雪特问他为什么不把箱子自己留着用呢，吉里亚特回答说：“也许我不会结婚了。”代律雪特笑了。吉里亚特也还了她一个微笑。

在格尔伦斯岛海滨，有一座形状像把椅子的礁石，涨潮时海水会把它淹没。送走代律雪特后，吉里亚特就沿着海滨来到这块取名“基而多密尔椅子”的礁石上，他坐在那

女人，写下大约十二卷作品，“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墓志铭。在他生活的时代，只有少数人读他的书，而他却泰然处之，“我将我的作品看做是抽彩奖券，并只希望在1900年再版。”这是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



情节梗概

182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罗马城著名银行家B公爵举行盛大的舞会，堂·阿斯德卢巴勒爵爷的女儿法尼娜·法尼尼成为舞会的皇后。这时传来了一个消息，说一个年轻的烧炭党人从圣·安吉堡逃跑了，在逃跑过程中，他受了刀伤。

第二天，法尼娜注意到她一贯粗心大意、从不带钥匙的父亲正小心关好一座小楼梯的门。她发现有一个窗户打开了，断定里面有人。法尼娜从窗户中看见里面躺了一个女人模样的人，她的胸脯盖着带血的布。一天黄昏，法尼娜窥探时不小心被发觉了，法尼娜对那个女人说：“我喜欢你，我一定对你忠实。”法尼娜问她为什么不准外科医生治疗伤口，那个女人说，外科医生看病须向警察厅报告。法尼娜发现她的伤势越来越坏，坚决要求请医生。这时这个人说自己是个伪装成女人的烧炭党人，叫做彼耶特卢·米西芮里。法尼娜发现自己爱上了他。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米西芮里也深深爱上了法尼娜，两个人都有极强的自尊心，谁也没有向对方倾吐自己的爱情。直到有一天，法尼娜大胆说出自己爱他。

米西芮里抛掉了自尊心，陷入了“激情与爱”之中。四个月过去了，米西芮里的伤在外科医生的秘密照料下差不多好了。米西芮里面临着去与留的问题。米西芮里为了意大利的自由决定离开法尼娜，法尼娜为了和他在一起，答应嫁给他，带给他二十万法郎的年息，以支持他的自由事业。但米西芮里说为了忠诚于意大利，他要拒绝她。其实米西芮里也很矛盾，他爱祖国与自由，又不愿失去法尼娜。最后米西芮里坚决地离开了罗马，回到他洛马涅的朋友中。米西芮里回到洛马涅，与烧炭党人建立了联系，并在一次聚会上被选为首领，他决定忘掉法尼娜，献身于解放意大利的事业。这时法尼娜来到圣·尼考洛别墅。米西芮里克制不住自己，与法尼娜见了面，法尼娜送了两千金币给他，援助他的事业。

法尼娜发现米西芮里因对祖国的爱而忘掉对自己的爱，她在心中咒骂自由。有一天她去见米西芮里，她想使他放弃从事的起义活动，得到他的爱情。米西芮里内心非常痛苦，对法尼娜的爱和对政治任务的热情使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啊！这件事要是不成功，再被政府破获的话，我就离开党不干了。”法尼娜听到这番话，立即想出一个妙计。她求米西芮里和她到圣·尼考洛别墅住二十四小时，不要参加第二天晚上的会议。米西芮里答应了。第二天法尼娜派一个使女向教皇报告了米西芮里的组织要开会的消息。宪兵立即逮捕了这个组织中的大部分人，米西芮里还被法尼娜蒙在鼓里。

米西芮里得知人员被捕后，决定去向教皇自首，因为他灰心丧气了。法尼娜发现米西芮里已去自首，马上前往罗马营救米西芮里。为了救他，法尼娜还答应了里维欧·萨